

## 无私匠心授艺,跨代非遗守护

当皱纹遍布的双手握住稚嫩的小手,打腰鼓、编藤条、剪窗花……非遗不再仅是名录上的名词,而是祖孙相视而笑的温情记忆。本期《文萃报》聚焦“代代相传的非遗家庭”,讲述老匠人无私授艺、孩童好奇学艺的鲜活故事,展现血脉相连的文化传播。



在广袤黄土高原上,安塞腰鼓声震云霄,红绸翻飞、鼓点激越。“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会打腰鼓,是安塞人的骄傲,陕西延安的冯家营村许多家庭将其代代相传,传承艺术的同时,更传承了坚韧团结、自强不息的精神。

周志战一家是腰鼓传承的典型。周志战儿时被腰鼓吸引,自此痴迷。他凭借热爱与努力,成为优秀职业腰鼓手,动作剽悍威猛、极具感染力。多年来,他足迹遍布海内外,从广州到意大利,从

### 祖孙三代把藤条编进元宇宙

陆凯文家庭是“藤编世家”,将藤编文化与家庭美德结合,让非遗“以老传青,以青传幼”,传遍千家万户,还入选广东佛山十大最美家庭。

陆凯文家庭的藤编故事始于公公梁灿尧的童年。梁灿尧自幼在藤编小作坊穿梭,1977 年加入藤厂打磨技艺。1995 年行业艰难时,他卖房创业,只为了不让技艺失传。如今,他已是广东省非遗南海藤编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陆凯文嫁入梁家时是教师,被藤编吸引后,从“偷师”到辞去教职全心投入,成为

佛山市南海藤编项目非遗代表性传人、佛山市工艺美术师。其代表作《励志之韵》获奖,工作室还为宝妈提供就业岗位。

女儿梁蕴柔五岁时系统学习藤编,作品多次登上佛山秋色巡游舞台,祖孙三代让藤编技艺鲜活延续。

梁灿尧深知传统技艺需创新,创立“藤王府”品牌,推动藤编艺术化。儿子梁景瑜让藤编与美术结合,提升其收藏与观赏价值。陆凯文将木版年画元素融入工艺品,鼓励孩子把现代图案编入藤艺。2023 年,他们带着藤编



亮相中国非遗数字展览,借助 AR 技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东方美学。

陆凯文家庭积极传播藤编技艺。梁灿尧自费创办传习所和展览馆,免费开班授徒,培训超 500 人次;陆凯文夫妇走进校园、社区、企业教授技艺,还为宝妈开辟就业路。梁蕴柔在校园教同学编藤篮,播撒文化自信的种子。

### “活到老,剪到老”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沉淀为她心中最温情的记忆。

伏兆娥不仅自己痴迷剪纸,还十分注重技艺的传承。她的三个女儿都深受母亲影响,掌握了剪纸技艺,二女儿李剑更是继承衣钵,成为第四代传承人。李剑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其他行业,而是回到宁夏,创办艺盟文创工作室,积极探索传统剪纸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她将母亲的剪纸艺术巧妙融入到

挂历、丝绸卷轴等文创产品中,把原本的家庭小作坊发展成成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文化公司,还培训带动了上千名农村妇女依靠剪纸脱贫致富,让剪纸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李剑的影响下,她的儿子郭仲尧 3 岁半就开始跟着姥姥学剪纸。小家伙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剪纸作品,展现出对这门古老艺术的独特理解。他希望更多小朋友能跟他一起学习剪纸,感受其中的乐趣。

一根金属丝,在贾茂田手中经拉、扯、转、拧等技法,十多分钟就变成精致的微型自行车工艺品。今年 66 岁的贾茂田,出身“匠人世家”,从事金属丝编和面塑已 46 年。

金属丝编技艺由父亲和爷爷传授,面塑技法由母亲及祖辈传承。少年时,物资匮乏,父亲靠编织鸟笼等艺术品养家糊口,贾茂田 5 岁学美术,在父母影响下,与金属丝编结下深厚缘分,从爱好发展成事业。

贾茂田小时候学手工丝编艰辛,手常被扎破流血,父亲教导他要坚持、耐得住寂寞、有恒心,这些教诲他铭记至今。如今,金属丝编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有时间就研究。他扎根传统,吸收草编、竹编精华,让金属丝编焕发新活力。

比起收入和荣誉,贾茂田更关心技艺传承。2006 年,他获评北京金属丝编和面塑非遗传承人;2019 年,金属丝编作品屡获大奖,还成为“土默川面塑”非遗传承人。

作为金属丝编第三代和面塑第四代传承人,贾茂田致力于将技艺传给下一代。他不仅在内蒙古授课,还指导过白俄罗斯小学生制作非遗项目。他希望徒弟学会现有技艺,结合民族、时代元素创新,研发实用工艺产品。

贾茂田认为,科技虽发达,但手工创作不可替代,这是他的梦想和使命。未来,他会把精力投入艺术创作,结合民族、时代元素,紧跟市场,创新发展古老技艺。

伏兆娥看着家族里一代又一代对剪纸艺术的热爱与传承,满心欣慰。她表示,只要有人愿意学,她就愿意倾囊相授。“活到老,剪到老,我会一直剪下去。剪纸艺术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走向世界,我们一家人会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这一家三代,用行动诠释着对非遗剪纸艺术的执着与热爱,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新媒体、《内蒙古晨报》、陕西网等)

### 两项技艺在手,梦想创新发展

## 陈佩斯:拍《戏台》完成了我的宏大心愿

日前,陈佩斯携新作电影《戏台》南京路演,主演余少群、陈大愚、徐卓儿到场交流。电影《戏台》改编自高口碑同名话剧,讲述在民国战乱时期,五庆班班主侯喜亭(陈佩斯饰)带着戏班进京演出,而店伙计大嗓儿(黄渤饰)被洪大帅(姜武饰)误认成名角金啸天(尹正饰),被要求演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影片《戏台》7 月 25 日上映,截至 7 月 31 日上午 9 时,票房突破 2 亿元。

现场,陈佩斯谈到电影《戏台》与话剧的不同:舞台靠紧凑的节奏呈现历史,电影则能用宏大空间放大“挣扎”。尤其是后台戏里,从《天女散花》《八仙过海》的神仙到唱戏人,在大帅枪下奔逃、跪满一地,“连神仙都得为活命趴下”。拍摄时他在监视器前落泪,“这种视觉效果,是电影才

能完成的宏大心愿”。

陈佩斯真诚分享道:“电影于我而言,起初是极不适应的。面对那些新技术,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就连导演该站在什么位置工作,我都一头雾水。不过,话剧舞台也有它的挑战。就像在《惊梦》里,大幕一拉开,枪声一响,你就得拿出那股子劲儿来,要是没劲儿,这戏可就白演了。舞台上什么都要看着、听着,迅速做出反应,一场戏下来,真是特别累。”

余少群也笑着爆料:“其实导演在现场可忙啦,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每一个角落。他会说这个地方得调整一下,那个地方得改进改进,我每次看到都挺感动的。”

陈佩斯接着话头,进一步阐述:“话剧就像是我們 10 年前的文笔,可现在观众换代



▲黄宾虹(左一)与傅雷(右一)及家人



▲黄宾虹《湖山初霁图》

品推广上,更重要的是在艺术理论层面的深刻理解与共鸣,以及对其艺术价值的前瞻性认识。傅雷之于黄宾虹同陈师曾之于齐白石一样重要,可见一个优秀画家有一位艺术知音有多么重要。

傅雷曾在信中对黄宾虹艺术的高度赞赏:“大作简笔则极精,与近代欧人理论风尚尤不谋而合,足征艺术一道固不分疆域种族也。”黄宾虹则在回信中表示:“曩在沪与友人习画者言之,无不笑为迂阔,甚或借为戏谈,因之不敢向人轻说理论。”可见他

了,审美和需求都在变,我们必须要有所修正和发展。有了做电影的机会,我们就想着把角色塑造得更加丰富立体。就拿凤小桐这个角色来说,拍电影的时候我们重新选景、定位,还多加了一个工作日,就为了完成一个特别重要的点睛之笔,让角色更有魅力。”

陈大愚也分享了从话剧版到电影版担任执行导演的感受。他坦言:“担任执行导演,压力着实不小。剧组人数最多的时候能达到 200 多人,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导演和我们两位执行导演做决策,拍什么内容、怎么去拍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作品的走向。而且,我父亲在业内声望极高,大家对他寄予了厚望,这种期望无形之中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压力渐渐转



化成了我前进的动力。”

最后,他感谢道:“我特别感谢父亲给我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能够加入这样一个优秀的剧组,与这么多专业的演员并肩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颇丰。当然,除了工作上的压力,我也会时刻关注父亲的身体状况。毕竟他年纪大了,我希望能在工作上多给他一些支持,尽尽心意。”(摘自《现代快报》李艺薏/文)

### 傅雷慧眼识得黄宾虹

对傅雷这位知音的珍视。有人提出:“为什么黄宾虹的山,山不似山,树不似树,纵横散乱,无物可寻似的?”傅雷回答:“山水画绘写的是自然之性,并非要去剽窃其外貌。绘画的任务不在描写万物之貌,而在传达其内在的神韵。”

傅雷曾多次资助黄宾虹,尤其是在黄宾虹晚年生活困难时期。黄宾虹去世后,傅雷还为黄夫人宋若婴的生活补贴奔走落实。傅雷还有意将黄宾虹的作品介绍到西方,由于后来各种原因,这些国际展览未能实现。傅雷的经济援助对黄宾虹的艺术创作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下,艺术家的经济

### 鲁迅用谜语写信、题书名和取笔名

鲁迅从小就非常喜欢谜语,小时候,每逢夏夜,他总是喜欢躺在家门口大桂树下的桌子上,祖母摇着芭蕉扇,教他猜谜语。鲁迅到绍兴乡下安桥头的外婆家,结识了一些少年朋友,他就常和他们在一起猜谜语。后来,时隔多年,鲁迅还在他的小说《长明灯》里描写了儿时的猜谜乐事。

鲁迅还经常幽默地用谜语来写信、题书名和取笔名。1933 年 6 月 20 日的晚上,鲁迅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这样写道: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

虽专谈虫二,恐亦难,段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这里说的“虫二”就是一则非常有趣的谜语。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杭州饱览了西湖美景之后,就在这里信笔题写了“虫二”两个大字,这两个字就是一个谜语,暗藏着“风月无边”的意思。鲁迅借“虫二”这个谜语隐藏的“风月无边”之意来讽刺林语堂编的《论语》杂志里都是谈风月的小品文,很是无聊。

另外,鲁迅写的《且介亭杂文》一书中的“且介亭”三个

“子虚乌有”出自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故事内容是:楚王派子虚出使齐国,子虚在齐国大臣乌有面前夸耀楚国云梦泽的广大和楚王狩猎时的盛况。乌有听了之后很不服气,在讽刺反驳子虚夸大其词的同时极力维护齐王的威望,称赞自己的国家。两人也因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子虚和乌有是司马相如虚构出来的两个人物。后世把这两个虚构的人名合成了“子虚乌有”,用来形容完全不存在的事情。(摘自《读者报》亦鸣/文)

### 『子虚乌有』的由来